

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6

汪丁丁 主编

莫志宏

经济学中的公共事务：兼论政治/政府的性质

刘业进

理解自发秩序：一种文化演化的视角

李晓敏 译

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6

汪丁丁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26 卷 / 汪丁丁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119-5

I. ①新… II. ①汪… III. ①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568 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荀冠虹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26 卷
汪丁丁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180,000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119-5/F. 2220
定 价 50.00 元

主 编：汪丁丁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陆 铭 周 濂 张 静 丁 利 冯克利
曹正汉 景跃进 史晋川 叶 航 黄先海

执行编辑：贾拥民

主 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目 录

论文

- 1 经济学中的公共事务：兼论政治/政府的性质 莫志宏
- 16 不充足信息下的两人策略博弈分析 毛 亮
- 38 纯粹利他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表观遗传学的混合 ESS 焦雨生 王春娟
- 54 企业生产行为和官员监管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及仿真分析
浦徐进 吴 亚 路 璐 蒋 力

综述

- 72 理解自发秩序：一种文化演化的视角 刘业进
- 95 技能形成：一个文献综述 王麒麟

现实问题

- 109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村镇银行
——基于温州金融改革的实证分析 胡林直
- 139 行业谈标准、区域谈底线、企业谈增幅
——温岭工资集体协商的新模式 朱圣明

学术前沿

- 166 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Peng Wang
李晓敏译

Contents

Papers

- 2 Public Affairs in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Mo Zhihong*
- 17 A Theory of Two-player Strategic Games with Inadequate Information
Mao Liang
- 39 On the Explanation of Pure Altruistic: A Mixed ESS Based on
the Epigenetics *Jiao Yusheng, Wang Chunjuan*
- 55 The Analysis of Evolution Game Model and Simul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 Firms an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Pu Xujin, Wu Ya, Lu Lu, Jiang Li*

Summarisation

- 73 On Spontaneous Order: From the View Point of Cultural Evolution *Liu Yejin*
- 96 Skill Formation: A Literature *Wang Qilin*

Realities

- 110 SM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Rural Bank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form in Wenzhou *Hu Linzhi*
- 140 Industry about Standard, Region about Bottom Line, Corporate
about Growth: New Mode of Wage Collective Negotiation in
Wenling *Zhu Shengming*

Frontier Reserch

- 167 The Chinese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Socialist Economy *Peng Wang*
tr. Li Xiaomin

经济学中的公共事务： 兼论政治/政府的性质

莫志宏*

摘要：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与人之间以价格机制为中介的非人格化合作模型当成现实的参照。该模型既不能对现实中人际直接联合能够产生收益的情形提供分析，也不能对于政府的角色提供实质性的分析性支撑。本文在对这个错误的参考基点进行解剖的基础上，对于从市场到市民社会再到政治之间的自然过渡进行了阐述，表明：一个只承认原子式的利益最大化主体、否认人际联合能够创造受益的世界既不是真正的理想化世界，也不具有现实相关性；真正具有现实相关性的世界是一个市场竞争形成的个别利益经过多层次的准政治联合不断地分化、整合之后而逐渐反馈到政府、政治层面的行动的世界。

关键词：非人格化；公共事务；人际联合；政治；政府

* 莫志宏，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

Public Affairs in Economics: On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Mo Zhihong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stablishes the ideal model of depersonalized transaction mediated by price mechanism as the reference for reality. This model can neither provide necessary analysis for the situations where direct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can reap benefit that otherwise cannot be possible (typically, the so-called public goods providing situation), nor can it provide analyt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s role. This paper exposes the erroneousness of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expounds on how there is natural extension from market activities to that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in political arena. It shows that the ideal world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neither really desirable, nor is practically relevant; instead, what is relevant is the kind of world in which individual's separate interests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integrated via multi-level quasi-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thus be feedback to actions at the more inclusive political or government level.

Keyword: de-personalized; public affairs;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politics; government.

JEL Classification: B25; B41; G70

引 言

中国的市场经济经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市场和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了相当的发育,普通个体也从中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洗礼,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政府命令的服从者、恩惠的接受者,而越来越对个体作为国民所应享受的权利以及相应的政府应当的角色扮演有着自觉意识。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社会对于政府的诉求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局限在政府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上,而是逐渐延伸到了政府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这样更为基础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政府刚好做对了某件事情,他们还需要相信,政府做的事情不是它单方面的意志的结果,而是经由正当的程序、得到了相关利益主体的首肯的。

中国社会的这种转变有其逻辑必然性。从源头上追溯,这种逻辑必然性根植于人性,根植于人作为人对于自由以及由此自然派生出的对于自治的需求。不过,正如太多的现实朝向的人冷静地认识到的那样,这种需求是一回事,中国的政治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中间的张力很可能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乃至升级。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不仅会问:中国的政治将何去何从?是继续靠经济上的绩效延长权威政治的模式呢,还是逐渐地使政治更多地反映民意乃至真正成为国民的意见——当然是经由一定程序而整合、过滤之后的——主导的?可以说,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的开篇一上来就问的问题,“人类社会是真正有能力通过思考和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还是命中注定他们永远都需要运气和暴力来决定他们的国体?”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的相关性,不亚于当初其对于美国社会的相关性。

本文并不意图对中国的政治现实进行分析或预测。但中国的现实问题却似乎迫使

我们去思考一些似乎已经解决、但可能没有解决的、更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政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只是一帮人用来实现给定目的的手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一帮人作为一个群体自治的产物？它是性恶的人因为不得已要聚集在一起生活而不得不接受的恶呢，还是它是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行共同治理的结果？虽然政治学理论对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但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对它们进行一番探讨。这既是因为经济学对于政府政策发挥着超越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它对政府的性质到底认识程度如何，既直接影响到现实的政治运作，同时还反过来会影响公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对于政府性质的理解，也是因为好的经济学分析确实会对诸多看似不属于其学科范围内的，如属于纯粹政治领域的——像政府的性质这样的非常理论的——问题有所启发。

一、没有公共事务的和谐世界： 一个假想的思想实验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古代城邦社会的实际情况倒是与亚氏所说的吻合。但到了现代社会，由于个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出现了分离，并且前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占据了生活的主要部分，所以，似乎只有越来越少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的动物了，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各得其所地都过着私人的生活。^① 现代社会造就的私人领域不断扩张、公共领域相对萎缩这个事实似乎使得政府或政治这个恒久的问题有所淡化。似乎，只要每个人各得其所地做各自偏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就已经接近完美了。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设想一个没有公共事务、人们也不需要公共事务的世界。其中，每个个体都完全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进行决策，个体的决策与他人之间互不干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需要他人的直接合作配合，也就是说，个体之间的直接联合不会导致个体利益的增进（假定这是那个世界的技术性事实）。当然，个体会和他人进行和平的交易，但仅限于此（因为交易都是那种大致上瞬间就完成的，所以，个体和他人之间没有超出瞬间交易的进一步的关联）。总之，这个世界的运作好像自动的机械世界一样，其中人与人之

^① 正像 Rahe(1984)讲的那样：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域范围内的代议民主社会中，政治很少是人们普遍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事务和赚钱占据了普通居民的主要精力。

间既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合作的动机和愿望。当然,所有这一切还基于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个体是文明人,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乃至侵犯他人,他们只会把与他人达成自愿交易作为自己行动的选项。

怎样看待这样的世界?它可以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理想吗?它对我们现实的世界有参考价值吗?尤其是,它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中政府的性质吗?在政治哲学的文献中,通过确立一个假想的自然状态来理解政府的性质、角色等是常见的。霍布斯和洛克是其中的典型。前者,构造了一个可怕的自然状态,由此引出了利维坦的政府角色以及无限主权理论,后者则构造了一个美好的自然状态,由此引出了先验的个体权利以及有限政府理论。上面假想的世界与政治学理论中既有的假想世界相比,它的独具一格之处在于“很不政治”(当然也“很不制度”),也就是说,从中引不出关于政府性质、角色的任何结论,除了“(因为人和人相互作用的世界自动和谐,所以)政府是不必要的”外。

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个“很不政治”的假想世界其实就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了分析它所认为的经济学问题——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在该理论体系中“经济学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而构造出来的世界。人们本来指望依赖这种构造(或者说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很纯粹,但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终究也还是绕不过对于对政治、政府角色的说明,只不过,当从既定的理论出发做不到此时只能以一种逻辑上不自洽的方式“对付”出一套有关的理论而已。

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公共事务和政府

上面的思想试验,就像物理学中无摩擦的世界一样,它有可能作为理论家对现实世界进行探索的垫脚石。但仅仅是有可能。对于意图探索经验世界的人们来说,值得关注的,不是那样一个(从某种纯粹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看)理想化的、完美和谐的世界;恰恰相反,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互依存的世界,其中,利益的和谐是人和人之间合作潜能实现的结果,而并非分立的个体的决策相互不干扰的被动产物。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新古典理论恰恰是把这个人與人之间利益相互不(直接)依存的假想世界当成是现实世界的有效参照。根据新古典理论,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也就是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分散的个体决策能够产生出最大化的帕累托结果——这

被认为是对市场有效性的证明。基于这个证明,“个体互不干扰地做出从自己角度看的最大化选择能够导向全局的或集体的最大化结果”就成了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确立起来的、毋庸置疑的正统,被用来说明现实世界,尤其是说明它的不完美。技术上讲,新古典理论所采用的“完全竞争”假定已经预设了个体之间不存在联合行动的收益,^①因此,虽然它看起来是在针对人与人利益相互依存的“市场”论证其效率性,但实际上它所设想的世界中个体与他人并无直接的联合,^②有的只是个体针对已经在那里的非人格化价格做出反应的一种关系。^③ 在这个世界中,从微观的视角看,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是严格对应的,个体决策与他人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直接瓜葛。当新古典理论家不加反思地就将此作为现实的参考标准时,在公共事务的问题上,他们的思维很自然地是被锁定在这样的思考上:个体对于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偏好)到底是怎样的?个体应该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刚好反映这个真实需求以至于使得所谓的“搭便车”现象可以被克服?总之,他们始终在琢磨,公共事务的情形能否如纯粹的私人决策那样“完美”?

按理说,公共事务的出现就是因为由于某些原因人们无法做到分别独立决策,或者说,为了实现某种切实的利益,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们必须协同行动而不能分散决策。现在,按照新古典理论家的思路,问题成了:怎么使得公共事务治理可以像私人事务那样做到私人成本和收益严格对应?^④ 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⑤ 它相当

① 用技术性的语言表达,那就是“生产函数相互独立”。这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它就与完全竞争假定相冲突的,毕竟,完全竞争假定意味着所有可能的潜在收益都已经被挖掘、利用,再没有“合作的潜在收益”——也就是生产函数相互不独立,联合会产生更大的收益——的存在。

② 不少学者如 Caldas(2007)注意到了新古典理论从来都将人际间的联合排除出去这一事实。在论证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时, Hayek(1948)也谈到,“完全竞争中所有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明确地、完全地被排除了出去……特别值得注意。”

③ 之所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系统中始终有一个“拍卖师”在那里,就是因为新古典理论家心目中的“市场”场景是那种人与人之间除了靠客观化的价格之外,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情况,而那个拍卖师充当的就是这个必不可少的中间连接者的角色。

④ 布坎南(Buchanan, 1967)意识到了萨缪尔森确立的关于公共物品的效率性的条件取决于私人物品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种以私人物品作为标准来衡量公共物品效率性的做法本身是值得质疑的。Coase(1974)反感萨缪尔森的黑板经济学,他直接用经验的例子来驳斥教科书中基于黑板经济学的教义而得出的关于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提供的结论。他的经验例子意在表明,所谓的公共物品是有可能由私人提供的,而且,私人提供并不一定比政府通过税收来公共地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率。但是,科斯的“比较制度分析”并不构成对萨缪尔森的黑板经济学的直接挑战,两者的论证似乎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

⑤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表述囚徒困境时也是提出类似的不合理的问题。按照 Binmore(2007)的说法,“既然已经规定了游戏就是囚徒困境的性质,人们除了那样行为还能怎样?在合作的条件都不存在的情形下本来就不能指望人们合作”。

于首先就认定,只有当个体是针对纯粹的私人物品进行决策才是有效率的,才能满足个体理性决策关于“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要求,然后,再指着现实中不落入这种情形的情况说,因为它不符合指定的那种情形,所以,是没有效率的。^①

经济学对于现实中某种现象的效率性的评价是有政策意蕴的。当某种情况被认为是没有效率时,这也就意味着说,个体之间的自发协调(通常经济学家用“价格机制”代指它)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因此,只能靠外部的政府力量使之有效率。新古典理论关于“市场—政府”的二分法教条也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地出来的。按照该教义,这个世界的运作要么自动和谐(指通过价格机制,分散私人决策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要么“使和谐”,即:在(由于某种原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完美协调所需要的完美定价、从而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时,由政府来模拟(他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使此时的结果趋近帕累托最优。简言之,在新古典的世界中,市场对应着“自动和谐”,政府对应着“使和谐”,而所谓的“和谐”对应的就是上面那个假想试验中的情形,其中,个体之间的利益是自动平衡的,个体的决策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停止,所有人都得到了可能的最大利益。

这里,那个被确立起来的“和谐”状态是造成这一切困难的关键。一方面,它导致经济学理论把需要联合行动的公共事务的情形当成异类,在其外面用所谓的“外部性”以及密切相连的“无效率”等标签标示,^②但另一方面,它导致在“外部性”“无效率”的标签上再贴上一个标签:“政府”,表示这些情况出现时政府就应该出面解决。

“公共事务”和“政府”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就这样仓促出场了。

三、“公共的”与政府/政治

公共事务,是指公共地被料理的事务。之所以会有公共事务,是因为人们联合行动能够产生收益(比各自独立地行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公共事务作为名词,似乎是某种在那里的存在,而将其动词化,它对应的是“公共治理”,也就是说,一群人因为认识到联

① 之所以外部性被认为是个问题,就是因为市场被定义得过于狭窄以至于只能提供给现实一个扭曲的观察视角。

② 其实就是用来表达面对这种性质的问题时价格机制无法奏效(这种性质的问题的解决手段落在“价格机制”之外)。这是一种迂回的且误导性的对问题的表述方式,它潜在地把“价格机制”应该奏效当成了理所当然地。

合行动能够产生收益所以进入到某种共同治理的结构之中。

逻辑上,公共治理和政府是同根生的——如果不是因为公共事务的存在,或者说人们因联合行动可以产生收益,这个世界不会有政府。^①“公共的”虽然直接源于联合行动产生收益这个事实,但必须注意,这个事实的另外一面是代价——这种代价不能依靠某种非人格化的定价机制而由个体分散地承担,它只能以政府作为中介而由所有人集体承担。正是因为公共事务的收益由政治单位内所有人享受,且代价由同样的这些人承担,而政府是政治单位内所有人的惟一合法代表,所以,提到公共的,人们立即就联想到政府。可以说,“公共的”作为一种功能—性质,是内在于政府的概念的,也是后者的规定性所在。

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公共的”,以便准确地把握这个概念与政府的/政治之间的联系,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澄清:

(1)“公共的”是需要分层次的。一定范围内的私人形成的公共领域,同政治单位内的公共领域,两者处于不同的层次。前者,只对该范围内的人而言,是有意义的,后者,是前者在政治单位内竞争的结果,适用于政治单位内所有人。像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诺姆的研究对象既涉及私人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如特定地域范围的人们对公共资源的共同治理),也涉及我们通常意义上、与政府/政治密切关联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如警察服务的组织安排)。私人的公共事务,严格地说,属于社会自治的范围,与政治/政府活动无关,只有政治单位内的公共事务,才涉及政治/政府活动本身。

(2)“公共的”建筑在“社会的”基础之上,“社会的”是人和人超越简单的利益交换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关系结构(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主流经济学为了抽象的方便而想像的原子式的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不足以形成社会,除非交易中的个体同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自己因此对这个共同体的游戏规则有发言权,否则,纯粹的交易关系中的个体不可能有“公共的”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人们通过组织创新而进行联合,不属于上述提到的“超越简单利益交换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关系结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性组织是接受市场竞争检验的组织,一个具体的生产性组织的持续存在,是有市场竞争

^① 这里仅仅关注逻辑层面的事情。至于说现实中当前人们作为公共事务的,有可能以后把它交由私人提供,这是另外一回事。

事后决定的,不像市民社会中的组织其存在惟一地维系于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可的某种“共同的利益”,与竞争无关;只有后者才能作为更抽象层次的政治活动的“输入”。^①

(3)“公共的”不是技术性地被决定的事实,而是由政治单位内的公共政策所决定的事实。例如,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灯塔是被作为公共物品的例子对待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最著名的是科斯——却指出,灯塔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按照科斯的解读,这是一个经典的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的反例。进一步,我们之所以看到灯塔这样的服务是由私人在提供,这也是一定公共政策的结果。

四、市场、社会与政府：政治活动的衍生性质

在现代的分工经济条件下,人们很习惯关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二分。私人领域对应的是个体决策以及个体决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市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指政治单位内的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前者,被认为是非政治的,不涉及有意识的共同治理(或者说,政治活动),后者才被认为涉及政治活动。在这个大背景下,也就有了今天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分割,经济学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专门研究私人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社会学研究更普遍的市民社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政治学则专门研究政治活动。

这样的二分法虽然有利于人们理解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在性质上的差异,但它倾向于僵化地看待两种活动,漠视政治活动作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利益追求活动的延伸这个事实。为了突显政治活动的衍生(derivative)性质,在分析上,需要:第一,强调分立的私人利益的存在是现代政治的基础语境;第二,强调分立的私人利益在市民社会中会不断地分化、组合,以及才有从市场到社会再到政治的过渡。

(一) 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

现代政治建立在社会分工充分发达的基础上。由于社会分工造就了独立的私人领域,首先作为私人进行物质交换的领域的市民社会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在这样的

^① 基于这种区分,我们认为,企业就不是“私人的公共领域”,而“行业协会”就是。

语境下其首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私人领域不受权力的任意干涉。进一步,政治作为竞争性的私人利益向集体决策领域延伸的结果,它的基调是利益的竞争,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兼容地存在于同一个秩序结构中。

不过,这种以分立的私人利益为前提和最终落脚点的政治并非自古就有。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政治意味着很不同的事情:它不是以私人利益为前提和落脚点,而是作为身份上专门从事非物质生产的自由人的公共空间的活动而被重视的。

当时的政治和现代的相比:

(1) 语境不同。当时的生产力很低下,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更没有在这种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以个体以及个体利益的联盟为基础的具有自主性的社会领域。^①

(2) 对于个体的意义不同。那时的政治是身份上被确认为自由人的那部分人的“特权”。政治的主要目的并不像今天一样,是为了保证个体的自主性和利益,而是彰显个体作为自由人的存在,或者说,是自由人在现世中展开自己、呈现自己的惟一渠道或方式。对当时社会中的自由人而言,如果他只能过纯粹私人的生活,或者因为某种意义被贬作奴隶,那么,这对他来说,与自己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死亡没有区别。^②

当时的那种生活实践对于今天生来就是自由人身份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陌生的。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自由人就直接等同于进入公共的政治生活的人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自由人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身份保障,它对于个体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并没有实质性的规定。个体既可以选择将自己局限在比较纯粹的私人生活范围内,也可以像古代社会中的自由人那样,在更为公共性的空间中展开自己。

(3) 最终的逻辑后果不同。在缺乏独立的私域作为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政治难免会对参与它的个体的自由构成威胁。因为,除非有公私领域的分化,除非因此形成了诸多特殊利益和平共处的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个体被个体产生出来的整体给吞噬就是很难避免的。也就是说,集体吞噬个体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符合政治的逻辑的。实际上,可以想像,在那样的政治中,个体必须时时小心自己是否成了少数派,因为一旦如此,个体就会

^① 按照 Rahe(1984)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对古希腊的经验来说,是陌生的。

^② Rahe(1984)讲到,对古希腊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不是金钱的利益,而是权力、荣誉或更宽泛地讲,社会地位。关于政治在古希腊和在现代分工社会中于个体意义的重大区别,Arendt(1998)有非常深入的阐述。

成为社会的“公敌”，除非社会整体洗牌，少数派是不可能在政治上得到平等对待的。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制度下被公决，以及人们针对直接民主制而提出的“多数人”的暴政一说，按照我们的理解，绝非偶然，因为公权力的运用在没有公私分化的封闭社会中，不管其来源如何，注定了是随机的、任性的。这与所谓的民众素质不高并无直接关联。^①

中国在 1949—1978 年中的政治和古希腊很像。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一直深入到各个单位和农村基层。因为个体对于所从属的共同体没有选择的权利，个体只能服从它。在那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涉及的无非是共同体的意志的具体来源而已，“民主”并不能使共同体的意志就更理性、更不任性，它只是为其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② 那个时候的民主政治，如果用 Arendt(1998)的话讲，其实是处于“前政治”的阶段。

（二）从市场到市民社会

在市场领域，个体的利益是由掌握货币的人行使投票权而实现的。市场也因此常常被概念化为原子式的个体相互作用的平台。但是，市场中的个体在通过交换而获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还会形成出对于市场规则、规范应该是怎样的诉求。当人们因为对于非交换利益的诉求而超越原子式的存在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形成某种人际联合时，我们就说，市场就演化成了更有机的市民社会，而纯粹的市场作为市民社会的生发原点此时就反过来就像是嵌入在已经形成的更复杂的结构中的“功能部件”。

市民社会作为从纯粹的市场关系上衍生出来的具有独立性的功能—结构，它一方面对应着人们对于超越简单交换关系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应着人们因此而形成的各种人际聚合的结构。各种社会自治的组织，各种俱乐部等，它们作为人们因为非纯粹的交换利益而形成的聚合结构，是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中的个体在这些聚合结构中不再是像沙粒一样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某种有机结构中的成员、分享地存在着。在这些结构中，个体虽然也是利益主体，但个体和结构中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

① 在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雅典民主被称为直接民主，现代的共和制民主被称为代议制民主。虽然今天直接民主不可取已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常识，但人们更多地是从纯粹经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包括联邦党人也主要是从国家幅员辽阔所以直接民主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采取代议民主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在前政治阶段的民主，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在支撑性的结构上具有质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要求我们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作为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来看待。更详细的论述参见莫志宏(2012a)。

② 大多数人因为不明白政治的基本性质，所以才认同卢梭对直接民主的推崇，才会认为，只有直接民主才具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